

1 纳 特

“请问，先生，这是梅园吗？”马车停在院子的大门口，一个小男孩被放了下来，随后马车开走了，这个衣着破烂的男孩子向开门的男人问道。

“是的，谁送你来的？”

“劳伦斯先生。我送来了他写给夫人的一封信。”

“好的，到屋里去吧！小家伙，把信交给夫人，她会关照你的。”

开门的男人说话很和气，男孩听了后心里乐滋滋的，便往里走去。柔和的春雨飘落到正在萌芽的草地上和树梢上，透过蒙蒙的细雨，纳特看见前面有一座十分宽敞的方形房子，房子看上去很好客的样子，有老式的门廊，宽大的台阶，许多窗子都闪耀着灯火，无论是窗帘还是百叶窗都挡不住那欢快的灯光。纳特在敲门前有些犹豫，因为他看见许多小身影在墙上雀跃，听见了欢快而稚嫩的歌声。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“小家伙”，就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屋里绚丽的灯光，享受到温暖的住所和舒适的生活。

“但愿夫人肯关照我。”他一边想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下青铜大门环，铜环嵌在笑面狮身鹰首^①上。

① 西方神话中一种常见的怪物。

一个面色红润的女用人打开了门，纳特默默地拿出信来，那个女用人微笑着把信接了过去。她似乎对接待陌生的孩子已经习以为常，她指着大厅里的一个座位点了一下头说：

“坐那儿吧，把鞋上的水滴在脚垫上。我把信送给太太。”

纳特等待的时候，他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儿，他好奇地环顾周围，欣赏着这些有趣的事儿。他乐意躲在门边这种灯光昏暗，又不惹人注意的地方，观察着周围。

这栋房子里似乎住了许多的男孩子，他们自娱自乐，消遣着雨天的黄昏时光。屋子的楼上、楼下，甚至太太的卧室里都是孩子，从许多开着的门里可以看到一群群充满欢乐的大孩子、小孩子和半大不小的孩子，他们都在黄昏的时光中尽情地玩乐。右边的两间大屋子显然是孩子们上课的教室，里面有课桌、地图和黑板，到处都摆着课本。壁炉上燃着炉火，几个懒洋洋的孩子躺在壁炉的前面，正在讨论一个新板球场地，他们谈得高兴时，兴奋得把靴子举在空中挥舞。一个高个的孩子不为四周的喧闹所动，在角落里练习吹长笛。还有两三个孩子在书桌上跳来跳去，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喘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滑稽漫画大笑——一个小家伙正在黑板上画他们这个大家庭。

左边的屋子里，摆放着一排很长的餐桌，餐桌上堆放着晚餐的食物，大罐的鲜牛奶，许多黑面包和白面包，还有许多男孩子喜欢的色泽光鲜的姜饼蛋糕。空气中散发着烤面包的香味，也有烤苹果的香味，对这个感到饥饿的小孩子来说真是充满了十分的诱惑。

然而，大厅里还有更吸引人的游戏，楼梯的入口处孩子们正在进行一场欢快的“捉猫”游戏。楼梯的一个平台用来打弹子游戏，另一个平台用来下跳棋。连楼梯也派上了用场，一个男孩在那儿读书，一个女孩在为她的洋娃娃、两只小狗和一只

小猫唱摇篮曲。一群小男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顺着楼梯扶手往下滑，丝毫不担心会磨破了衣服，或者摔坏了胳膊和腿儿！

纳特完全被这些令人兴奋的游戏给迷住了，他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从角落里走了出来。这时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飞快地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了下来，他滑得太快，没有停住，从楼梯的扶手上摔了下来。噢，幸好他有一颗铁脑袋，那可是经过十一年的摔打才练成的，不然的话，早就摔破了！纳特不顾一切地向摔倒的孩子跑了过去，以为他会被摔得半死。可是，那个男孩只是眨巴了几下眼睛，若无其事地躺在地上，抬起头来惊奇地看着这位新面孔说：“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纳特回答，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，只是认为回答简单易懂就行。

“你是新来的孩子吗？”那个孩子躺在地上问，他并没有从地上爬起来。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纳特·布莱克。”

“我叫汤米·班斯。过来一起玩，好吗？”汤米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好像突然记起殷勤待客是他的职责一样。

“恐怕不行，我还不知道我是否能留下来。”纳特回答，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想留在那里了。

“喂，德米，这儿有一个新来的，过来照顾一下。”活泼好动的汤米又兴趣盎然地回去滑他的楼梯了。

听到他的喊叫声，在楼梯上读书的男孩抬起头来，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往这边看了看，他似乎有一点害羞，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把书夹在腋下，严肃地走下楼梯迎接这位新来的孩子。他高高瘦瘦的，长着一双温和的大眼睛，纳特发现他那快乐的

脸上有着某种吸引人的东西。

“你见过乔姨了吗？”他问，仿佛那是一种重要的礼仪。

“除了你们，我没有见到任何人，我正在等待。”纳特回答。

“是劳里叔叔叫你来的？”德米有礼貌地继续问，但语气很严肃。

“是劳伦斯先生让我来的。”

“他就是劳里叔叔，他经常送一些可爱的小孩过来。”

听了这话，纳特显露出感激的神色，他笑了，一张瘦削的小脸快乐极了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，于是这两个孩子就站在那里友好地看着对方，没再说什么话，直到那个小女孩抱着洋娃娃走了过来。她长得非常像德米，个子不是很高，圆圆的脸蛋，蓝蓝的眼睛，脸颊上泛着粉红色的光彩。

“这是我妹妹，黛西。”德米说，他好像是在介绍什么珍稀动物一样。

两个孩子相互点了点头，小姑娘的笑脸上露出了小酒窝，她友好地说：

“我希望你能留下来，我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，是不是，德米？”

“当然，这就是乔姨办梅园的原因。”

“看起来这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”纳特说，他觉得对这两个友好的小伙伴说的话，他得作出回应。

“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，德米？”黛西说，显然，她认为在所有的问题上，她的哥哥最有发言权。

“不是，我认为是格陵兰岛，那里有冰山和海豹，是最有趣的地方，不过，我喜欢梅园，在这里非常快乐。”德米回答，他刚才对一本有关格陵兰岛的书产生了兴趣。他正要把书中的一些画拿给纳特看，并讲给他听，这时，那个女用人回来了，她

朝客厅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行了，你可以留下来了。”

“我真高兴，现在去见乔姨吧。”黛西牵着他的手，带着一点保护的姿态说，这立即就让纳特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。

德米又去读他心爱的书去了，由他的妹妹领着纳特走进了一间里屋，屋里有一个矮胖的绅士和两个小孩正在沙发上闹着玩，还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太太刚刚读完了那封信，她似乎还在重读那封信。

“姨妈，他来了！”黛西叫了起来。

“这就是我新来的孩子，亲爱的，见到你我很高兴，希望你在这里会感到快乐。”那位太太说，她把纳特拉到身边，用温暖的手将他前额的头发往后梳理，脸上露出母亲般的神情，这使纳特那颗孤独的心向她贴近了。

她一点都不漂亮，但是她的脸上却充满了快乐，这张脸，和她的言行一样，似乎总是带着一点孩子气，虽然这难以用语言表达，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，感觉得到。这让她和蔼、善良、容易相处，就像孩子们说的，她是一个“快活”的人。她抚摩着纳特的头发，看见他的嘴唇在轻轻地战抖，她那敏锐的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了，她把那个穿着破烂的小身体搂得更紧了，大声地笑着说：

“我是巴尔妈妈，那位先生就是巴尔爸爸，这两个是小巴尔。孩子们，过来见见纳特。”

他们三个人立即就听从了吩咐，矮胖的绅士把那两个胖乎乎的小孩分别骑在自己的肩膀上，走过来欢迎这个新来的孩子。罗布和泰迪只是咧着嘴冲他笑，巴尔先生同他握了手，指着火炉旁边的一张低矮的椅子亲切地说：

“我的孩子，这个座位是为你准备的，坐下把你湿了的鞋烤

干吧。”

“湿了？噢，你的鞋都湿透了！亲爱的，快把鞋脱下来，马上给你拿干的鞋子。”巴尔夫人一边高声叫喊，一边积极地忙碌了起来，纳特还没有来得及对杰克·罗宾逊说他是否想试穿一下，就发现自己坐在了一张舒适的小椅子上，脚上已经换上了干袜子和温暖的拖鞋。他只好说：“谢谢你，妈妈。”他说得那么诚恳，巴尔夫人很感动，她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，并以她一贯的方式，说出了让人感到愉快的话：

“这是汤米·班斯的拖鞋，但他在这屋里从来不记得穿鞋，所以这双鞋就不给他穿了。鞋子虽然太大，但这样更好，比起合脚的鞋子，你穿上它就不容易从我们身边很快地逃走了。”

“夫人，我不想逃走。”纳特伸出了那双肮脏的小手，在舒适的炉火前烤着，一边心满意足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“太好了！现在我要让你烤暖和，然后尽量把你的咳嗽病治好。亲爱的，你得了多久的病了？”巴尔夫人一边问，一边在她的大针线篮子里边翻着，想找出一条法兰绒布。

“整整一个冬天，我得了感冒，不知怎么的一直都没有好。”

“那也难怪，住在潮湿的地窖里，他那可怜的小背上几乎就盖着一块破布！”巴尔夫人低声地对丈夫说，他正用机敏的眼睛看着纳特，他注意到了这孩子瘦削的太阳穴，烧得很红的嘴唇，以及沙哑的声音。他一会儿便要咳嗽一阵，打着补丁的夹克衫下面，他单薄的双肩因咳嗽而战抖着。

“罗宾逊，小伙子，快去找阿姨，让她把治咳嗽的药和涂抹剂给你。”巴尔先生和他的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说。

纳特对他们这样的准备有些不安，不过，这时巴尔夫人带着滑稽的表情，悄悄地对他说了下面的话时，便打消了他的顾虑，他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

“听，我那淘气的泰迪在使劲咳嗽——我给你的止咳糖浆里面有蜜糖，他想喝呢！”

等药瓶送来时，小泰迪已经咳红了脸。巴尔夫人在纳特的脖子上围了一条法兰绒布，他大口大口地喝完了糖浆，然后泰迪才得到允许舔了一下汤匙。

治病最初的几个步骤还没有结束，大钟便敲响了，接着大厅里响起了孩子们吵吵闹闹的脚步声，开饭的时间到了。一想到就要见到许多陌生的男孩子，害羞的纳特不禁身体有些战抖。不过巴尔夫人握住了他的手，而罗布也像小主人一样对他说：“别怕，我会照顾你的。”

十二个孩子，一边六个，站在他们的椅子后面，急不可待地跳着，那个吹长笛的高个男孩尽量控制着他们的热情。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坐下来，这时巴尔太太在茶壶后面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，泰迪坐在她的左边，纳特坐在她的右边。

“这是我们新来的孩子纳特·布莱克。晚饭过后，你们可以互相问好。安静一些，孩子们，安静一些！”

她说话时，每个孩子都注视着纳特，然后他们迅速地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他们本想做到动作整齐，结果没有成功。巴尔夫妇一直在努力，要让这些孩子们吃饭的时候表现得更好一些，通常他们还是做得不错，因为这些规矩不多，又容易理解，而且孩子们都知道，巴尔夫妇定的这些规矩，是要让所有的活动变得轻松愉快，所以他们就尽量遵守。不过，有时不采取强制手段，就对付不了这些饥饿的孩子，放过半天假后的星期六晚上尤其是这样。

“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，就让他们有这样一天假，让他们尽情地打闹和嬉戏，没有充分的自由和乐趣，假日就不是假日了，就让他们每周放纵一次吧。”当一些古板的人想知道，一向庄重

的梅园何以容忍在家里滑楼梯，用枕头打仗以及各种各样荒唐的游戏时，巴尔夫人总是这么说。

有时候，屋顶似乎面临着被掀翻的危险，但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因为无论什么时候，巴尔父亲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大家平静下来。孩子们也知道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。因此，尽管有许多不了解情况的猜测，学校仍然办得生机蓬勃，孩子们不知不觉地接受着行为举止和道德规范的教育。

纳特发现自己正好坐在那个高高的罐子后面，汤米·班斯坐在他旁边桌子的角落处，而巴尔夫人就在旁边，所以只要他的盘子和杯子空了，很快就会被添满。

“在对面，挨着那个女孩坐的男孩子是谁？”纳特趁大家笑的时候悄悄地问汤米·班斯。

“那是德米·布鲁克，巴尔先生是他的姨父。”

“好奇怪的名字！”

“他的真名叫约翰，但是他们都叫他德米·约翰，因为他的爸爸也叫约翰。这是笑话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”汤米善意地解释说。纳特不明白，但他有礼貌地笑了，并且饶有兴趣地问：

“他是一个不错的孩子吧？”

“我向你保证他是一个好孩子，他懂得很多，什么书都读。”

“挨着他坐的那个胖孩子又是谁？”

“哦，那是阿呆·科尔，他的名字叫乔治，不过我们叫他阿呆，因为他吃得太多。巴尔爸爸旁边那个小家伙是他的儿子罗布，还有他的侄儿，大弗朗茨。巴尔爸爸教一些课，而且也照顾我们。”

“他会吹长笛，是不是？”纳特问，汤米正把一大块烤苹果塞进他的嘴里，说不出话来。

汤米点了点头，他嘴里有一大块苹果呢，你可以想象当时

的情形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出话来：“哦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有时候跳舞，跟着音乐做体操。我自己喜欢击鼓，我打算尽快地学会它。”

“我很喜欢小提琴，我会拉琴。”纳特说，在谈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时，他把他的秘密说了出来。

“你会吗？”汤米瞪着双眼，隔着杯子颇有兴趣地看着纳特，“巴尔先生有一把旧的提琴，如果你想拉，他就会让你拉的。”

“可以吗？哦，我太想拉了，要知道，以前我和爸爸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直到爸爸死前，我们一直拉琴，到处流浪。”

“那不是很快活吗？”汤米觉得很有趣，叫了起来。

“不，过去的日子真难过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我很累，有时候他们还向我发脾气，我还经常吃不饱。”纳特咬了一大块姜饼蛋糕，好像要确信他的苦难日子已经结束，然后他又遗憾地说，“可是，我真爱我的小提琴，我想念它，爸爸死后，尼科洛就把琴拿走了，因为我生病了，他也不再要我”

“如果你的小提琴拉得好，你就是乐队的成员了，就看你行不行了。”

“你们这儿还有一个乐队？”纳特的眼睛一亮。

“估计我们有吧——一个快乐的乐队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，举办音乐会和其他的活动。明天晚上你就可以大开眼界了。”

说完这些愉快的，让人激动不已的话，汤米又吃起饭来了，纳特望着他那盛满食物的餐盘，沉浸在一片愉快的遐想之中。

巴尔夫人表面上在全神贯注地往杯子里倒饮料，同时照看着小泰迪，实际上她全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小泰迪这时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汤匙都往自己眼睛上送，像一朵玫瑰色的罂粟花不停地点着头，最后他把脸贴在一个松软的面包上就睡着了。巴尔夫人让纳特坐在汤米旁边，因为这个矮胖小子性格坦诚，

喜欢交际，这对胆怯的人是有吸引力的。纳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，晚饭时，他就说出了几个小秘密，这样更能使巴尔夫人了解这个新来的孩子，比她亲自和他谈话的效果更好。

劳伦斯先生在他让纳特送来的信中说：

亲爱的乔：

这儿有一件事要让你费心了，这个可怜的孩子是一个孤儿，现在他生病了又无依无靠。他是一个街头小乐手，我在一间地下室里发现了他，他正在为他死去的父亲和失去的小提琴伤心。我认为这个孩子有一种潜在的气质，总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些帮助。你要调养这孩子疲惫的身体，弗里茨要帮助他开发未经训练的智力，等一切完毕，我就要看看他是否是一个天才，或只有一点替自己挣面包维持生活的能力。在他身上费点心吧，为了你自己的男孩。——泰迪。

“当然我们愿意了！”巴尔夫人读完这封信时叫了起来。她看到纳特时，立即就能感觉到，无论他是不是天才，这个孤独的、多病的孩子确实需要一个家，需要母亲的慈爱，而这正是她乐于给予的。她和巴尔先生不动声色地观察他，虽然他的衣衫破烂，举止胆怯，小脸肮脏，但他们还是认为纳特的身上有让他们感到满意的东西。他十二岁，身体单薄，脸色苍白，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，邈邈蓬松的头发下显露出漂亮的前额。他的脸上时而流露出忧虑和畏惧的神色，仿佛感觉到又要被责骂或被殴打。当亲切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，他那敏感的嘴唇就会忍不住战抖，而听到温和的话语，他就会显露出感激的神情，看起来非常的可爱。

“保佑这个可怜的小家伙，如果他愿意，整天都可以拉琴。”

巴尔夫人自言自语地说。汤米说到乐队时，她看见纳特的脸上显露出渴望的、开心的表情。

晚饭后，孩子们都拥进了教室，还想寻求一些“喧闹的玩乐”。乔太太拿着一把小提琴出现了，她和丈夫说了一句话，就向纳特走了过去。他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带着浓厚的兴趣观看着这些情景。

“好啦，孩子，给我们拉一曲吧，我们的乐队里需要一个小提琴手，我相信你会拉得很好。”

她以为纳特要犹豫一阵，但是他立即就抓住了那把很旧的小提琴，深情地抚摩着它，显而易见，音乐让他富有激情。

“夫人，我会尽我所能拉得最好。”然后他用琴弓拨弄了一下琴弦，似乎急于再次听到那悦耳的音符声。

屋里一片喧闹声，可是除了琴声，纳特什么都听不见，他轻柔地拉着小提琴，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，忘掉了一切。这是一首简单的黑人歌曲，诸如街头音乐家演奏的曲子一样。琴声立即就飘入了孩子们的耳里，他们顿时变得鸦雀无声，都惊奇地站着倾听这首让人感到愉快的乐曲。他们渐渐地越靠越近，巴尔先生也走过来观看，此时的纳特进入了忘我的境界，不停地拉着琴，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人，他的眼里放着光芒，面颊红润，他抱着那把旧提琴，修长的手指飞快地拨动着琴弦，用他热爱的琴声向所有的人诉说他的心声。

当他停下来时，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，这是对他最好的奖励，胜于阵雨般的便士。他环顾周围，仿佛在说：

“我已经尽力了，愿你们喜欢。”

“喂，你的演奏是第一流的！”汤米叫了起来，他把纳特当做自己的保护对象。

“你将是我们的乐队里的首席小提琴手。”弗里茨满意地笑着

补充说。

巴尔夫人小声对丈夫说：“泰迪说得对，这孩子是有一种潜在的气质。”巴尔先生用力地点着头，他拍着纳特的肩膀，认真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拉得不错，再拉一些我们会唱的歌吧。”

他被带到钢琴旁那个令人尊敬的位子，这是这可怜的孩子一生中最骄傲，最幸福的时刻，孩子们围在他的身边，根本不去注意他那破烂的衣服，而是恭敬地看着他，急切地等待着听他重新演奏一首曲子。

他们挑选了一首他熟悉的歌，开始一两遍没有起好头，但很快，他们就合奏起了，在小提琴、长笛和钢琴的伴奏下，男童声合唱的歌声又在这所老房子里回响起来。纳特非常激动，他没想到自己这么脆弱，欢叫声刚平静下来，他的脸开始抽动起来，他放下手中的琴，转身向着墙壁，小孩一样哭了起来。

“亲爱的，怎么啦？”巴尔夫人问，她一直在起劲地唱歌，一边努力阻止小罗布用他的靴子打拍子。

“你们都这么好，这么美的环境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”纳特呜咽着说，一边咳嗽起来，直咳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亲爱的，随我来，上床休息去吧，你累坏了，这儿对你太吵了。”巴尔夫人低声说，她将纳特带到了自己的起居室里，让他在那里痛快地哭，直到安静下来。

于是，她得到了纳特的信任，他把自己的痛苦经历讲了出来，她流着眼泪听他的故事，虽然对她来说，这并不是很新鲜的事了。

“我的孩子，现在你已经有爸爸妈妈了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不要再去想过去那些悲伤的日子了，生活会好起来，会幸福的！只要我们能帮助你，你再也不会遭受痛苦了。这里有许多孩子，

我希望你们生活得愉快，学会自立，成为有用的人。你可以尽情地学习音乐，但是首先得把身体养好，现在去阿姨那里，洗个澡，然后上床睡觉，明天我们一起制定一个有趣的小计划。”

纳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双眼充满了感激。巴尔夫人领着他来到了一间大屋里，那里有一个身体结实的德国女人。她的脸非常非常的圆，笑咪咪的，看上去像圆圆的太阳，头上帽子的宽褶边亮亮的，就像太阳发出的光芒！

“这是胡默尔阿姨，她会给你好好地洗个澡，给你理发，像罗布说的，让你感觉‘舒服’。那儿是浴室，星期六晚上，在大孩子们唱完歌之前，我们都要先把那些小家伙们洗干净，然后把他们送到床上去。好啦，罗布和你进去吧！”

巴尔夫人一边说话，一边迅速地脱下了罗布的衣服，然后把他放进小浴室里的一个长浴盆里，浴室通向儿童室。

浴室里除了洗脚盆，洗脸盆，冲洗的水管子和各种打扫清洁的用具之外，还有两个浴盆。纳特很快就泡在另一个浴盆里尽情地享受了，这时他看见两个阿姨在忙碌着，她们在给四五个小孩子洗澡，给他们换上干净的睡衣，然后把他们抱到床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孩子们不停地打闹着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！

阿姨给纳特洗完澡，用一条毯子裹着他，让他坐在火炉边，开始给他理发，这时又进来一群孩子，他们被关进浴室，在里面弄得水花四溅，大声叫喊着，就像一群小鲸鱼在嬉水。

“纳特最好睡在这儿，如果他夜里咳得厉害，你可以让他喝一杯亚麻子茶。”巴尔夫人说。她就像一只母鸡，带着一大群活泼好动的小鸡东奔西走，每只小鸡可都得小心照看着！

阿姨听从了安排，她给纳特穿上法兰绒睡衣，给他喝了点什么暖暖的甜甜的东西，然后让他睡在屋里三张小床的其中一

张上。纳特躺在床上，心里无比的满足，他觉得世间最奢侈的享受，也不过如此。全身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这让他觉得又新奇又快乐，法兰绒睡衣原来是这么的舒服，什么“好东西”喝了就没那么咳嗽了，还有那温暖的话语，都在安慰着他那颗孤独的心。这种被呵护的感觉让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觉得，这里就是天堂！这就像是一个美梦，他一会儿又闭上眼睛，然后又睁开，想看看他睁开双眼时，这一切会不会突然消失了。他兴奋得不想睡觉，即使想睡，也睡不着，因为几分钟后，只有梅园才有的游戏大战开始了，对他来说是那么的新奇，他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。

浴室里的水上游戏刚刚结束，无数的枕头突然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，身穿白色睡衣的小精灵们冲下床来，开始了“枕头大战”！战斗在几个屋里展开，然后打到了大厅，很快就蔓延到了儿童室，有几个处于困境的“勇士”跑进了儿童室避难。似乎没有人介意这种骚乱，也没有人出来制止，甚至一点都不感到惊奇，阿姨继续晾着毛巾，巴尔夫人整理着干净的衣服，显得十分的平静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正常的！不仅如此，连巴尔夫人也参加了战斗，她将胆大的男孩子赶出了屋子，那个男孩冷不防向她扔了一个枕头，她又把这个枕头向他的背后扔了回去。

“枕头不会伤着他们吗？”纳特问，他躺在床上哈哈大笑。

“哦，亲爱的，根本不会！我们允许在星期六的晚上进行枕头大战，枕套明天就换掉，孩子们洗完澡后，玩这个游戏，特别开心，我自己也喜欢这样玩。”巴尔夫人说，她又忙着去收拾那十几双袜子了。

“这真是一所令人感到愉快的学校！”纳特称赞说。

“这是一所特别的学校，”巴尔夫人笑了起来，“但是你知道

道，太多的规矩和太大的学习压力，就会让孩子们感到痛苦，我们不相信这种教育方法。起初，我也不允许他们穿着睡衣参加晚会，可是，我的天，一点都没有用！我没办法让孩子们过多地躺在床上，就像不可能把许多男孩子关在箱子里一样。因此，我和他们定了协议，我允许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进行十五分钟的枕头大战，他们答应其余的晚上按时睡觉。我尝试了一回，游戏进行得很顺利。如果他们不遵守承诺，就不能享受到快乐；如果他们愿意，我就把镜子转过来，把灯放在安全的地方，任由他们打闹。”

“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！”纳特说，他很想参加到打闹中去，可是，这是他来的第一个晚上，他没有胆量把这个想法说出来。因此，他只好躺在床上欣赏这热闹的局面。

汤米·班斯带领的是进攻的一方，德米以顽强的勇气保卫着自己的屋子，只要有枕头扔过来，他就赶快收集在身后，直到围攻者的弹药用完，然后他们一拥而上，要把武器都抢回去。发生了一点小的意外事故，但没有人在意。攻击对方或被对方击中，枕头像大片的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喊叫声不绝于耳，让人感到愉快极了！巴尔夫人看了看手表，叫了起来：

“时间到了，孩子们，都上床了，要不然就要受处罚。”

“罚什么？”纳特问，他急忙坐了起来，想弄清楚，要是不听这个最特别最热爱学校公益事业的妈妈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。

“下次不要他们玩了！”巴尔夫人回答，“我让他们在五分钟内安静下来，然后把灯关掉，而且希望要有秩序。他们都是一些讲信用的孩子，不会食言的。”

的确如此，战斗像突然开始那样突然结束了，德米将第七个枕头扔向了退却的敌人，对方也回敬了两个枕头，说了几句下次挑战的话，最后大家一起欢呼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只有

偶尔哧哧的笑声，或耳语声，再没有什么打破星期六夜晚狂欢之后的寂静。巴尔夫人吻了她新来的男孩，留下他去做梅园生活的美梦。

2 男孩们

趁纳特熟睡的时候，我把孩子们的情况给小读者们介绍一下，纳特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了。

从我们的老朋友开始说起吧。弗朗茨是一个高个子男孩，今年十六岁，德国人，金色的头发，一副书卷气，他热爱家庭生活，为人和善，喜欢音乐。他的舅舅要培养他上大学，而他的舅妈则是为了他将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她一直精心培养他的绅士风度，对孩子的爱心，以及对老人和妇女的尊重，教给他许多有益于家庭生活的东西。在任何场所，他一直都是她的得力助手，他不仅踏实，善良，而且有耐心，他就像爱母亲一样爱他这个乐观的舅妈，而舅妈也努力像母亲一样关怀他。

埃米尔完全是另一个人，急性子，不甘寂寞，有进取心，热衷于海上的活动，因为他的血管里似乎流淌着北欧海盗的血，不安分守己。舅舅答应他，等他到了十六岁就可以让他离开家。作业做完了，就让他学一些航海知识，读一些著名的海军将军和英雄人物的故事，听凭他去河里、池塘里和小溪里玩，过青蛙一样的生活。他的房间看起来就像一艘军舰的舰舱，而且每样东西都与航海和军事有关，井井有条。他喜欢船长基德，他最喜爱的娱乐就是把自己装扮成海盗先生，高声吼唱带有血腥味的海盗歌曲。他别的舞都不会跳，只会旋转着身体跳水手们喜欢的号笛舞。只要舅舅允许，他说话都带着海员的腔调。孩